

太和

汪玉岑 著

卞 和

新 詩 集

汪 玉 岑 著

新詩集

卞和

一九四六，十一月

著	作	者	汪	玉	岑
發	行	人	紀	秋	水
經	售	處	各	大	書
印	刷	者	新	力	出
				版	社

臺灣基隆市愛四路四七號

兄 鷗 白 幀 裝

本集出版之日適逢

紀秋水先生當選臺灣省國大代表

謹此誌慶

序

玉岑爲人清，有詩之質；爲學勤，具詩之工力；能放棄一切俗務而惟詩是務，能爲了一字一句之未安而寢饋不安。所以，我於第一次序玉岑的詩集——夸父——時就說 玉岑之詩以音節勝，以技巧勝。

可是，在這方面致力，其發展有時會遇到相當的限度。現在，

再爲玉岑序第二次的結集，而讀到玉岑的後記，那就覺得玉岑也有這種自覺了。他說：‘我常悔恨不曾把耗費在寫作時的心力轉移到更有意義的行動上去’。他說：

一頁可歌可泣的生命史會比一首美妙的詩歌更能撼人底靈魂’。他再說：沒有轟轟烈烈的生活體驗如何能創造出瑰偉的作品來’。不錯，這些都是至理名言，何況是本於體會有得的經驗之說。玉岑覺悟到這一點：思想，隨之以轉變；生活，隨之以改進；詩的

內容，當然也隨之以豐富。那麼，本於他對於詩的素養，不難在新詩壇中創造特殊的境界；換句話說，也即是完成他自己的風格。

我常覺得：有可歌可泣的生命史的，只完成了他生活之藝術，却並不能創造他文學的藝術；而能夠創造他文學的藝術者，又往往最缺乏轟轟烈烈的生活體驗。前者把文學變成了口號，而後者又自囿於象牙之塔不與實際的人生有關係，二者皆譏。而現在玉岑將從詩學的素養轉移到有意義

的生活，以創造其新的生命，同時也即以創造其詩的生命。這在玉岑詩的進展上，應當起一劃時期的作用。

玉岑又說：‘八載悠長的抗戰，長期流轉在敵僞蹂躪下的淪陷區中，作品裏不免籠罩着一層暗鬱的色澤。如果文藝是環境底產物，他們正好象徵着同時代無數瑰麗的青春在狂風豪雨中遭受的境遇’。真的，玉岑在這八年中間，也夠沈悶了。他在這個時期，雖沒有參加什麼‘更有意義的行動’，

然而決不妥協，決不隨和，真有那種「孤芳自賞，遺世獨立的姿態」。這種姿態，使他作品裏籠罩着一層暗鬱的色澤，這已不能算是沒有意義了。

何況，「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」，那麼，這一期間的有所不爲，正是後一期間有所爲的預備。從有所不爲的生活，轉變到有所爲的生活，一定能使暗鬱的色澤，改變成瑰偉的作品。

我卽以此期望於玉岑。

郭紹虞

目 次

郭紹虞先生序

卞 和 集

金字塔.....	1
愚教徒.....	2—4
算命老人.....	5—8
壹萬萬年以後的世界.....	9
一個兵士底悲哀.....	10—12
姦盜與懺悔.....	13—14
秋歌.....	15—16
續『天問』.....	17—18
鐵鳥篇.....	19—20
斷句.....	21
夢.....	22
淚與笑.....	23

虞兮.....	24—26
苦難的時代.....	27
自題八年前二十歲時小影.....	28
少年人.....	29
短句.....	30
卞和.....	31—34

紅 玫 瑰 集

二十世紀的童謠.....	35
一點金色的靈感.....	36—37
紅玫瑰.....	38—39
夕照.....	40
絕句之一.....	41
絕句之二.....	42
在悲傷的時候.....	43
“lls ont aim'e.”.....	44—45
母親.....	46
童年.....	47
懺悔.....	48—49

暴風雨之夜的狂想曲	50—51
匆忙別	52—56
魔琴	57—65

夸 父 集

(一九四一年四月出版於北平燕京大學)

郭紹虞先生序

信	65
牽牛花	66—68
戀歌	69
自題游泳池畔小影	70
‘歸’	71
‘昨日紫紫的青葡萄’	72—73
‘憶’	74—75
‘等候你’	76
‘撒一把鹽入淡海’	77
‘秋’的默啓	78—79
無題之一	80
無題之二	81

悼二哥.....?	82
窗的故事.....	83—96
夸父.....	97—114
後記	

金 字 塔

在燥熱的大漠裡，你雄獅似的盤踞着，
想等待天外的飛沙把你掩蓋起來嗎？

× × ×

當年建造你作為寢陵的法老王，如今他們底
『木奈伊』

被一群惡作劇的考古家搬進各國底博物院了。

× × ×

幾十萬奴隸底汗血灑落在黃埃中——

却引不起Sphinx一聲慘笑，或是一滴淚。

× × ×

可笑你竟不如一朵晨曦中萎謝的『朝榮』花，
因為上帝創造它們時安放一個小小的靈魂。

一九四三，一，四

愚教徒

故都有基督教徒某，自稱遵行上帝旨意開始絕食，數日後因餓斃死，人皆笑其愚，稱之爲『愚教徒』，余見而有所感，因作是篇。

不是爲了饑荒，也並非爲了貧苦，
是上帝底命令，教你絕食到身死；
啊！你虔誠的教徒，你愚蠢的教徒，
辜負了造物底美意，把無邊的恩賜，
穀粒，來當做人類美好的糧食。
所以我可憐你，可憐你一時太糊塗；
竟拋棄了這世界上最最寶貴的食品，
去追求那不可知的事物——渺茫的神明●
說到這裏我又禁不住替好些人擔心，
他們是正不幸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，
一個個形容憔悴，迸出了疲弱的呻吟，
不知道萬能的大神對他們到底

抱定了什麼樣，什麼樣的主意？我想起：
在傳說中有一處地方叫『餓鄉』，如果你
偶然地到達了那裏一定會碰見
兩位傑出的大人物，伯夷和叔齊，
曾經爲了『義不食周粟』得到大聖人
孔夫子底讚美，他們在首陽山上採薇，
把野地裡生長出來的東西充飢；
直等到無薇可食時才悄悄地死去，
也算是盡了他們當遺民的本分。
另有位你們餓鄉中的同志，祇因
不願吃『嗟來食』而甘心活活地餓死，
正和你『愚教徒』——這一個奇怪的名字，
同樣地古怪得教許多人驚訝個不止。
啊！『愚教徒』！我問你：自從你接受了
上帝旨意後不知道到現今是否
已踏進了神聖的天國，唯一的樂園？
這裡的人是誰都不曾去過那地點，
更無從推測你在那兒究竟得到些